

卷之四

尚書要義

貌

尚書要義卷第十

秦誓至武成

曹德性

一孔謂十有一年通數文王受命之年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
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
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魚
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
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秦誓三
篇渡津乃作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
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

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

二文王享國五十年傳以諸侯並附改元

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

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

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

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

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

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

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

十三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

武王八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

十四即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

位九十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
三崩無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
十一年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
四 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
緯候起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
漢末言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
受命與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
孔傳史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在征敵謂之受天命此傳
記異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

五 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
史記文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
王受命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
七年而卒至以三年服畢以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
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
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言于
商知亦至孟津也

六 一月謂十三年正月武王未改正
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二年春大

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此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

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
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
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
七 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
易緯公 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
羊鄭玄 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
謂文王 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
稱王改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
正 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

八 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
公羊傳 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
漢初俗 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
儒之言 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
故晉人 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
謂文王 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
指孔子 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
實也

九 孟在河北渡津乃作泰誓三篇

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
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
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
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
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
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
不同

十孔臧謂唯聞書象二十八宿不知有百篇
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

十一 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

馬融言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

泰誓後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

得王肅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

言近得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

不知時候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

至於王屋流為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

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

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
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
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
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
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
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
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

二十婁敬董仲舒所引偽泰誓有其文

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
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

十三

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
李顯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

偽書引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顯集尚書
孔注梁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偽
主言本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主兼而存之言
有兩泰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
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
誓

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
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
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秦誓為篇名
也

四十有三年春謂周之孟春以三統曆知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
戎狄此周之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
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
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

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
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
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
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
之月也

五十友邦親之冢君尊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
大御治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

六十人兼氣性故為貴為靈

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元宜長養也

十官人以世不以賢才

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十閣謂之臺榭是臺上屋今之廳是也

釋宮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皇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歟前無室今之聽是也

十君與民為師非別置師

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
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別
置師也

十二受命文考告廟宜于冢土祭社

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
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
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
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
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大天子

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一廿六日行四百餘里故次河朔非三日止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
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
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
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
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
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
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

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
止于河旁也

廿吉人渴日以為善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
不足言吉人渴日以為善凶人亦渴日以行惡

廿受罪浮于桀

惟受罪浮于桀浮過正義曰案夏本紀及帝王
世紀云諸侯叛桀閔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
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

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於
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
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責命於天又
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
之

廿此言夢卜協史記從六韜言不告者非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
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
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

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
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
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
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
太公曰枯骨朽箸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
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
太公非實事也

廿夷人謂平人服杜謂夷狄非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

執心用德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
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
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
故傳訓夷為平

廿夫子謂將士勉以畏敵

正義曰勗勉釋詰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
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
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
恐彼強多非我能敵

廿一車七十二人孔以百夫長所載釋之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
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
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
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牧地而誓衆
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
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

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
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
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
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
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
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
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
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
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

廿八 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
鄉遂出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軍不足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
則徵之徵兵於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
邦國依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鄉法 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
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
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
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教亦然故

廿九 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
非直人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
有卒伍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
車亦以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
卒伍為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
數 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
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
孔臆說 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
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

卅 此篇戊午猶洛誥戊辰皆無月

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
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
推而知之也

牧誓

卅 一 牧野近郊三十里夜陳朝誓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
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正義曰傳言
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

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
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
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
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
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
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
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
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

卅 二 孔云三卿指誓戰者時有六師應有六卿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
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
兵司空主士指誓戰者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
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
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
具否不可得知

三亞旅衆大夫師氏亦大夫

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
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

軍有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
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
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
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
之如守王宮

四庸蜀等八國西南夷屬文王者

及庸蜀羗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
文王者國名羗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
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正義曰八國並非華夏

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
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蠻先
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故孔不說又
卅五 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羗云羗在西蜀叟
蜀都有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
三羗在 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
西叟者 三羗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
夷之別 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
名 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

鬃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
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
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
濮在江漢之南

卅六 戈戟長短異形制同干即楯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
楯也正義曰方言戟楚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
是戈即戟也考王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
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

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

七卅牝雞無晨若賢如文母則非此喻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正義曰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八卅弃王父弟及母弟舉尊親以見卑疏

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

武成

九卅往伐謂誅紂歸獸歸馬牛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脩文歸
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
政教善事以為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

十四武成篇大聚百官惟誦禱辭必有脫錯

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
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
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
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
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

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齊惟爾有神裁
之蒯贖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
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
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
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
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
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
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
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

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一四正月往伐四月告成史歷叙月日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

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一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

四二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漢世武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成逸志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所引乃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偽武成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三四旁死魄哉生魄謂月二與十六

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

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四周去孟津千里行二十五日

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四哉生明旁死魄俱是月初

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

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魄死明生互言耳

四祀周廟稷以下文以上

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

四望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故生魄通言十

五後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統正義日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之言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

四八

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諸侯百

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

官受命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

于周明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以後雖十

一統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

庚戌之後幾日耳

四稷不啻皆稱先王契亦云玄王

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

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
又曰我先王不窋常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
頌亦以契為玄王

五先公惟三人稱公公劉又稱名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

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

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

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

五文王改元自於其國且容中年得改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

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

五二得轉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

魏惠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

漢文景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

中季改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

元必因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古 三五后土是社所過山川謂河華

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

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
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
僖十五年左右傳云載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
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
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

五曾孫諸侯自稱之辭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
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正義曰言已有道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

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
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賁禱
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五逋逃主萃淵藪據傳意主字下讀與杜異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
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正義曰
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
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
之與孔異也

五 逾孟津陳商郊五日行四百里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五 既戊午以下史辭當承于征伐商之文

七 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周

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

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

五 據世紀則武王本期甲子故速行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

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
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
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
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

五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

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
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
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自攻於
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杵

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
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

六史記作鹿臺之錢周時已名泉為錢

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
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
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
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六孔以大賚為施舍已債救乏賙無

債側界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正義曰傳
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
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
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
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

六爵五等地三等武王從殷法

列爵惟五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
子男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

六三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
包咸謂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
大國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
百里周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禮五音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
里以下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
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
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

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
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
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
之注具矣

尚書要義卷第十

尚書要義卷第十一

洪範

一武王立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
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以箕子歸作洪
範歸鎬京箕子作之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
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
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範
二紂自焚死武王斬之故云殺箕子亦謂云
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

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

三祿父如考父行父未必是字
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雖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

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

四武王都鎬上篇至豐謂先告文廟

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間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

五封朝鮮與問洪範之先後書傳史記異

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
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
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
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
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
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
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
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六箕子稱祀不忘本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
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此問天道正
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
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
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
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
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
先告武成

八天默定下民助合其居業

傳以騰即質也質訓為成成定義故為定也言
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
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
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
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
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
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
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得佑助諧合其居
業使有常主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

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
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

九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

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鯨反塞之失水之性
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
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
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
成水既治五行叙是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

十孔謂神龜負文緯以前固有此說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
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
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
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
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
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
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
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
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
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
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

一天賜大法九類之事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日五林氣
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
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
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
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

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
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二十五行數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日道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
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
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
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

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
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
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
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
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
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
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
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

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
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
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
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
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
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
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
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
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

義亦然也

三十五行之常性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
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
炎盛而升上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
更言其可為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
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
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
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更改也

叶水性本其久則變為鹵乃鹹

水性本其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

五金味近辛甘生於穀土所生

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甘味

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其為土之味也

五行傳論五屬伏生之書孔屢取之

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

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

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

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

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

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

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

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獨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廿七以昏且中星叙二十四氣

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且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且尾中仲春昏弧中且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且牽牛中孟夏昏翼中且婺女中仲夏昏亢

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叙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叙此月之節氣也

廿八星辰謂日月所會鄭謂五星非

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

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
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在行二十九日過半月
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
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
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
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
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為十二
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
之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
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

九天無形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

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
度数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
說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
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
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
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
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

二十 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
傳於曆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
數不言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
紀所紀為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
即上四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
事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
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
故通數以為五耳

一廿釋無作好惡無黨無偏苛義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
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
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
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者所立之
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
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
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
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
矣

廿龜兆之形有五孔王鄭以意言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壘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零為兆蒙是陰闇也圍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零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零天氣下地不應

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零者氣澤鬱鬱真真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今龜兆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有五行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未知與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

此同異

四廿內卦貞外卦悔言下體是正

傳內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
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
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
也山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
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
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
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
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
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

五廿

卜五占用二揔言衍忒鄭斷用從上句

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
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
從上句二衍忒謂貞悔也指謂筮事王肅云卜
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
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
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揔謂卜筮皆
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
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

述上句立卜筮人也

六升立卜筮三人用三代法三人從二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

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哱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

廿七 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
金縢卜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
三龜士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禮禮占 八廿先謀乃心次卿士庶人後卜筮

者三人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
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
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
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

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
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
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
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
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
判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
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
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

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
人主為一又揔羣臣為一也

九言三從二逆為吉不言四從吉可知

三十 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

汝與卿 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

士庶民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

貴賤異 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

各以一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

從為主 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

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

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

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

卅一 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

龜筮雖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

靈不越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

於人故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

同卿士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

之數 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

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

卅二從三逆猶可舉事而內吉外凶

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

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

卅三實長也易繫辭云者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龜筮吉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

凶同筮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短龜長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有為言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之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

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
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
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
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
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
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
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
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

卅四鄭謂筮凶則止與先筮後卜之說違

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
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
靈思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
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
卅五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
卜筮不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
相襲謂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
吉凶已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
明不可謂瀆龜筮周禮大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

瀆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禮故也

六卅五行傳五事致五氣皇不極致常陰

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

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夫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

卅七 狂僭豫急蒙與肅又哲謀聖對

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

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又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

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八卅歲月日時無易猶君臣順常

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摠羣吏如歲兼四
時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
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
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又用明歲月日
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九卅詩之師尹謂三公此謂大夫

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
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
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
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
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
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
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
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十四日月行黃赤道及南北極相去之數

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也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

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

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

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

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其

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

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

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

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

法以齊其民

四月離畢多雨經箕多風緯前必有此說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

四二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推鄭說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則南宮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好暘北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宮好燠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各從妻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好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三四好德天使之然好惡者謂惡是善

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

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

四考其命以自終亦為福

傳各成至橫夭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

四凶短折諸說不同孔云辛苦

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四鄭以五事配五福五極以皇不極配弱

尪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
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
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
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貪聽不
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
云五者思睿則致壽聰聽則致富視明則致康
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
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
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

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
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
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
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
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
亦孔所不同焉

四 分器名篇言尊卑各有分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
賜諸侯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正義

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
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仞
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
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要義卷第十一

